第二章

当少女睁开眼醒过来的时候，她和那个少年都已经被绳子牢牢地绑了起来，而此时他们周围除了我、单信两个人以外，还多了三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这三个人是单信的帮手，平日在村子里他们都是本分的农民，现在却要做这强盗的行径。此刻我更难相信单信了，毕竟他此时当着我的面做着的山匪才会做的勾当，虽然我嘴上还喊着“单大哥”但心中却已经怀有芥蒂。我警惕着这四个人，虽然我和这两个少男少女素未蒙面，也不想和单信等四个成年人起冲突（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能打得过他们），但如果单信他们想要伤害到少男少女的性命我也无法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忍耐下去。虽然我一直记得老头子在我临走前一直叮嘱我的那句话“不要多管闲事，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事情的全貌，沉住气看清真相再抉择是否要出手”，但我看着被绑着的少女我不忍她受到伤害，我紧紧的攥着拳头不愿松开，我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我绝不能允许单信伤害她。

“你们想要干什么？”少女冲着眼前的我们大喊着。我看得出来她眼中惊恐的神色，毕竟她现在被绑着，无论她是谁也无论她有多大能耐现在也只能任人鱼肉。

“当然是想要，钱啊。”单信说道，“放心，我会给你们留着足以回到极京城的盘缠的。我们只图财不好色，要好色的话也只有我身旁的这位小兄弟了，他刚才看到你时可是呆住了。”

这时，少女把目光移向了单信身旁的我，眼中满是愤怒，我对着单信说道：“单大哥你胡说什么，我才没有，才没有……”

“什么没有，你刚才明明看着这个女孩都呆住了，我可没有胡说啊。”单信大笑着说道。

“可是，可是……”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好了，好了，”单信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我不开你的玩笑了。你不是也要前往极京城吗？现在正好有两匹好马，你骑上一匹就可以快些到达那里了。而这两位，他们可以共骑一匹马，或许路上他们还能再买一匹马，也并不碍事。我要的只是他们身上的钱，他们身上那些值钱的物件我一件也不会要。那些东西对他们或许很重要，而这些现银对于他们就无伤大雅了。若不是连年歉收加上这些苛捐杂税，我说什么也不会在这里打劫的。有了这些钱，村里的人们就能吃得饱些，穿得暖些。就算有官兵来抓人，那也只是我一个人的罪责而已。”

我没想到单信打劫这少女少年两人的目的竟是如此，挨饿受冻的痛苦我深有体会，如果真是这样我反倒在心里很是佩服单信。我说道：“单大哥，我错怪你了。我本来心里还在为你打劫的事所不齿，看来是我心胸太狭隘了。”

“你不用自责，换做我我也会这么想。你只是个孩子，但我看得出你肯定经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不然此刻遇上我这种当着你的面打劫旁人的情况还会如此的镇静。今年适逢大荒年，然而我们这里的收成却还算可以，但上面的官员为了讨好上司竟然比往年加重了一倍的赋税，只是为了上缴粮食去赈济灾区来张榜自己的功绩。村里面的人有好几户交不上赋税被关到大牢了。不过有了这些银两，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再说你，年纪轻轻就要去往千里之外的极京城，如果你仅靠步行估计得要差不多两年的样子，如果路上出点状况或许得要两三年才到得了。我看着他们的这两匹马都是好马，不如你就骑这匹黑马吧，这样不出一个月就能到达极京城，骑这匹白马的话太扎眼了，难免惹来麻烦。”单大哥对我说道。

“可是，可是，单大哥。我，我……”我说道。

“怎么呢？”

“可是，我不会骑马啊！”

“你不会骑马？这点我怎么没想到。我一直把你当成当年赶考时的我了，以为你和我一样会骑马。这样的话，”单大哥思索了一下，突然说道：“既然你不会骑马，那就只能这样了。”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少年还被绑着，他的那匹黑马也还被栓在这里。单大哥望着我骑在马背上慢慢离他远去，而与此同时骑在这匹马背上的还有刚才的少女，她握着缰绳坐在马前方驾驭着这匹马。我不舍地回望着身后的单大哥，我没想到行程伊始就遇到了热心帮助我的好人，这是我在山城中这么多年都很少遇到的，在山城中真心帮助过我的也只有老先生和老头子吧。“看来老天爷是想为我开个好头，毕竟这段旅程有一千多里！”我在心中苦笑着对自己说。待我离他越来越远时，我听到了他的喊声：“安兄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我看好你和这位姑娘。”而与此同时我还能隐约听到还被绑在那里的那个少年口中被塞着麻布还很激动地说着什么。而此刻的我，和少女共同骑在一匹马上，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感觉。

单信望着安然和少女已经离开，转身望着被绑着的少年，说道：“我不想伤害你，我也会给你留着足够的盘缠，但现在我还不能放你走，等到安兄弟和那个女孩走得足够远了之后我会放走你的，我不希望在这个难得的时候你从中插一脚。”

少年听到单信的话后很是激动，但他的嘴巴被堵上，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时，单信对着那个少年说道：“记得行走江湖不要随便喝别人给你的东西，还有就是要尊重别人，记住这个教训。”

单信望着安然和上官云骑马离开的方向，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他记起多年前他也是从这条道上赶往极京城参加会试，那是的他年纪二十出头，意气风发，自觉深谙世事然而当他踏上这条路后才知道一切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他历尽艰辛赶到极京城后才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在道别前他还是忍住了没有说出口，即便他已知前路险阻重重，可是那条路只有在安然亲身经历后才能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任何的提醒和嘱咐都是不切实际的，毕竟即便是同一条路在不同的人脚下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祝你好运！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单信在心中默默说道。

而这时，正在那匹白马的背上骑着的是安然和那个少女。少女骑在前面左手抓着马的缰绳，右手握着马鞭，策马在这条路上飞奔。

看着路上两旁不断从我眼前退去的景色，我心烦意乱根本无暇顾及，我心中有很多话想对我身前的少女说但话直到到了嗓子眼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了，我屡次想望向前方看着眼前美丽的倩影，但结果我总是没有能够提起勇气望向前方。

我偏着头望着身体右侧不断向后褪去的景色过了许久，终于，我提起勇气向身前的少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记得刚才那个少年叫你云儿。我叫安然，安心的安，怡然的然。”

“上官云。”她的回答丝毫不拖泥带水。

原来她叫上官云。我的心又开始“扑扑”地跳了起来，刚才我问她的时候心也跳得很快，但那是因为紧张，而现在心中却感到莫名的喜悦。但她的回答那么快，是不想离我吗？是啊，我怎么能够有非分之想，这只是个奇妙的际遇而已。我提醒着自己。

因此我选择了沉默。

但很快，我突然听到了她的声音，就像是一声礼炮突然炸响在我心中阴郁的天空中。我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兴致冲冲地听着她要说的话。 她说道：“我骑马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免得影响到我。还有，把你的手赶紧从我的身上移开。”

突然间，我知道了那声声响不是礼炮而是一声闷雷，随之而来的是划破天际的闪电，紧接着我心中那原本只是阴郁着的天空一下就落下了瓢泼的大雨。 我很失落，我迅速地把搂着她腰间的手移开了，感觉我搂着她的腰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僭越；但随之而来的是从未骑过马的我失去了平衡在马背上左右摇晃。

终于，过了一段时间，她停下了马，而我也终于从马背上脱身。一下马，刚才在马背上一直伴随着我的眩晕和不适的感觉就一起袭来，然而我却并不在意，我看着前方她的背影，不，是上官云的背影，我明白了之前那些心跳与欣喜只是枉然，这只是个美好的巧遇而已。

“我们就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下，从这里能看到前方不远就有人烟，这说明我们离前面的那座小城不远了。以这样的速度，我们应该可以在黄昏前赶到城中。等到了城中我们休息一晚，之后继续赶路。”上官云说道，她依旧背对着我。她的话中没有丝毫询问我的意见或是建议的意思，更像是命令，好像是在说我只要听她的就好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中一直想要对她说的话终于是被咽了下去，我明白自己是该放弃了，我和她之间虽然不过咫尺之遥但实际上却有着难以跨域的鸿沟。我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在心中作出决定，对她说：“上官小姐，我知道你是被迫才带着我上路的，因为单大哥给你喂了一颗毒药，而解药在我手上。但我必须告诉你，那颗单大哥喂给你的‘毒药’其实只是干粮捏成的小球，根本不是什么毒药，所以你不必为此担心。”

“什么？不是毒药？我又被那家伙骗了。”她松了一口气。我估计她是在担心着跟着他的我用解药要挟她吧，但我并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怕她担心才会这么早地告诉她这个消息，单大哥本来是让我在路过半程是给她留下纸条告诉她真相然后离开的，那样的话我也省去了一半的路途。同时，她也还不会怀疑到她吃下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虽然和上官云同骑在一匹马上我的心中是很开心的，但我却并不想用所谓的“解药”去要挟她，我不喜欢这种要挟别人欺骗别人的感觉。而且，我答应老头子的事情我想要靠自己去完成。

刚才还有些欣喜的上官云此刻又突然谨慎了起来，她向我问道：“你确定那不是毒药？你可别骗我，你和那个农夫是一伙的，要是你也想什么鬼点子 的话，我可……”

“没有，我绝对没有想要骗你，我只是怕你，怕你担心而已。”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而且根本不敢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说完，我听到她说道：“什么叫怕我担心，哼！反正你也要去极京城，我就顺路带你去好了，从这座山城到极京城的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好多次了，多带你一个也无妨。走吧，快上马，我们得赶快到前面的小城找间客栈休息，免得城门关了我们就只能露宿在外面了。”

“我很感谢你一路上没有嫌弃载着我，但我想我们还是到前面的小城就分开吧，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早点赶到极京城，免得那些在极京城中等着你的人担忧。至于我，我没有那么急着要去极京城。所以，我们还是在前面的小城分开吧。”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说，但是我其实很想跟着她一起去往极京城的，但是我就是这么说了。

“你很讨厌我是吗？”她说道。

“没有，我怎么会讨厌你呢！上官小姐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我怎么可能讨厌上官小姐，只是我……”

“那就是了，”我听到的她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我抬起头看到她正面对着我，站在我身前一米开外。她说道：“这样的话，我们到极京城时再分道扬镳，就这么定了。听到了吗，你？”

“可是，可……”我不知道此刻是谁在控制着我的嘴巴，但我心里明显不想这么说的。

这时，我看到她稍稍仰着头望着我并用食指指着我的鼻子说：“不要再有异议。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像个女孩子一样啊。”

“嗯！”我努力地关住了自己的嘴，只说了这个最正确的字，并且努力掩饰着自己心中的喜悦。

“对了。”她说道，“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安然，安心的安，怡然的然。”

“你到极京城去想要做什么？”

“我要去找一个人，准确的说是找一个能够帮助我寻找一个人的那个人。但我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也不知道这个能帮助我的人是谁，但我知道他在极京城，只要我把那个东西给他看他就会明白了，老头子是这么说的……”我赶紧停住了嘴，我记得老头子在我临走时叮嘱了好多话，还一条条的写成了小册子，其中第四条就是“不要对陌生人透露此行的目的”，而第二条就是“宁可不说话也不要和女人讲太多的真话，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不过幸好我还没有触犯第一条“不要说出我（老头子）的名字”，因为我一直都叫他老头子，他的真名我是懒得叫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怎么？有什么话你不能说嘛？不然你怎么捂着嘴巴。”

我尴尬地赶紧收回了捂着嘴的手。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说道：“不要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一个你还不熟悉的人，你应该记住这点，我和你现在不过是萍水相逢。”

她的话让我记起了我还在私塾做书童时老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然儿，做人不能说假话，但真话也不能全说，必要时你可以不说话。”，老先生说的话总是很拗口，但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因为当我六岁时还在靠乞讨为生时，是老先生把我带到了私塾，带上了学堂，是老先生给了我第一个家，也是老先生给了我安然这名字。老先生给我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安然，安然？”

“哦，怎么了？”我听得出这时上官云的声音，我问向她：“有，有什么事吗？”

她突然向着我微微笑着，说：“你这个人还真是呆呆傻傻的，但我们必须尽快赶路了。这天色比我预想的要暗得快，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了，不然可能赶不上在城门封闭前进城。”

我向着她牵着的马走去，也向着她走去。

但她突然停了下来，她突然说道：“慢着，旁边有人，而且不止一个，看来又是拦路打劫。难道是刚才那几个劫匪又追上来了吗？”

“你是说单大哥？”但我很快排除了这个猜想，因为在我视野中迎面向我们走来的这几个人我都没见过。

“没想到今天第二次遇到劫匪了。”上官云说道。

“看来这次是真的遇到劫匪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